

# 1637-1639年馬尼拉至澳門之旅\*

曼里克

奧古斯丁教團修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 (Sebastião Manrique)，於16世紀末出生於波爾圖( Porto )，17世紀初前往印度，1603年間就職於果阿 (Goa) 聖奧古斯定教團修道院；在印度從事傳教活動至1628年，塞巴斯蒂昂離開柯欽 (Cochim) 前往孟加拉王國的胡格利 (Hughli)，並在此處逗留數月；之後塞巴斯蒂昂在印度支那半島海岸若開 (Arakan) 旅居了五年，並於1636年返回印度。一年後，他為傳教再度啟程，沿東亞海岸前往遙遠的日本；到達馬尼拉 (Manila) 後，得知天主教會在日本半島發動宗教迫害，祇得放棄其最初計劃。於是，塞巴斯蒂昂又輾轉海防 (Haiphong)、澳門、望加錫 (Macaçar)、賈帕拉 (Japara) 和萬丹 (Bantam)，欲重返印度；1640年8月抵達奧特拉國 (Orissa) 的阿雷普爾 (Arepur)，卻未找到能將其載回果阿的船隻，因此，塞巴斯蒂昂決定改走陸路到歐洲。他在莫臥兒王朝統治下的阿格拉 (Agra) 和拉合爾 (Lahore) 停留後，穿過阿富汗、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最終於1643年7月抵達羅馬，被選為葡萄牙阿戈斯蒂尼阿納 (Agostiniana) 省駐羅馬教廷總檢察長，塞巴斯蒂昂在羅馬居住至1669年，其間擔任羅馬教廷信仰宣傳聖部緬甸傳教事務顧問，並出版了兩本書：《白古、若開、婆羅門王朝以及卡拉棉、暹羅、大莫臥兒帝國的關係簡述》(羅馬，1648) (*Breve relatione de i regni di Pegu, Arracan, e Brama, e degli'Imperij del Calaminan, Siamon, e gran Mogor*) 和《東印度傳教之旅》(*Itinerario de las Misiones del India Oriental*，羅馬，1649；羅馬，1653再版)。第二本書詳細描述了他東方之行最後十三年的各種經歷。1669年塞巴斯蒂昂在倫敦逝世，猜測他是被自己的一名僕人謀殺。《東印度傳教之旅》書中的記載與他1638年10月至11月間馬尼拉至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之旅的情形完全脗合。塞巴斯蒂昂原本計劃由澳門坐船返回印度洋，但中國南海吹來的暴風雨迫使他所乘坐的雙桅船改向前往東京灣 (Tonquim)，最終抵達交趾支那，並在那裡過冬。除此以外，作者還在書中描述了一些葡萄牙船隻和其荷蘭宿敵相遇時的血腥場面，其中包括1637年在馬六甲 (Malaca) 收集的一則關於葡萄牙船隻被劫的新聞。該商船從科羅曼德爾 (Coromandel) 向中國運送布料，其主人是居住在柯欽的一位葡萄牙人。關於從馬尼拉至海防的這段旅程，書中任何章節都未提及，取而代之的是由一場所有船員始料未及的颱風而引出的其它出乎意料的記載。然而，書中關於一場海難的生動描寫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資訊。這些資訊顯示，馬尼拉和澳門當時擁有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關係。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一是雙方日益增長的經濟互補性，二是由於為對付荷蘭而結成軍事同盟的需要。

\*資料來源：(奧古斯丁教團修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塞巴斯蒂昂·曼里克遊記》(*Itinerário de Sebastião Manrique, 1649*)，路易斯·西爾韋拉 (Luís Silveira) 版本(兩冊)，里斯本：殖民地總局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1946，第二冊，131-136頁)。該文由阿爾迪諾·迪亞斯 (Aldino Dias) 從西班牙語翻譯。

# ITINERARIO DELAS MISSIONES DEL INDIA ORIENTAL.

Que hizo el P. Maestro Fra Sebastian Manrique Religioso  
Eremita de S. Agustin.

*Missionario Apostolico treze años en varias Misiones  
de la dicha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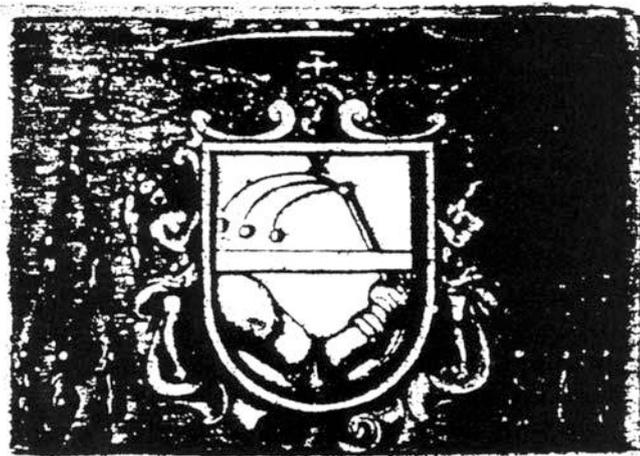
Y al presente Prefecto Apostolico de la Mission Calaminense  
especialmente delegado por la Santidad de INNO-  
CENTIO X. nuestro Señor.

Procurador, y Definidor General della Prouincia Au-  
gustiniana de Portugal en esta Curia de Roma.

*Con una Summaria Relacion del Grande y Opulento Imperio del Emperador  
Xo-zibon Cerramba Gran Mogol y de otros Reis Infieles en estos  
Reynos affilien los Religiosos de S. Agustin.*

AL EMINENTISS. SEÑOR  
CARDENAL PALLOTTO

Protector de la Religion Augustiniana.  
CON PRIVILEGIO



IN ROMA A la instancia de Guillelmo Halle Sub signat

Salamandra Regie. M. DC. LIII.

*Con licencia de los Superiores.*

《東印度傳教之旅》(羅馬·1653)一書封面

## 第44章

## 我從馬尼拉到中國和澳門途中的種種經歷

我在菲律賓已經停留了十四個月<sup>(1)</sup>，季風即將來臨，船隻也準備就緒。這艘船屬於澳門的加斯帕爾·博爾熱斯·達·豐塞卡 (Gaspar Borges da Fonseca)，來自東埔寨，在菲律賓等候季風。正如我所說的，季風一到，該船便決定出發了。然而，堂·塞巴斯蒂昂·烏爾塔多·德·科奎拉·伊·門多薩 (Dom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y Mendoza) 總督找到我，希望我能幫他捎一些公函。這些文件中有的是帶去西班牙的，有的是交給望加錫 (Macaçar) 國王松邦灣 (Sumbanco) 的，還有的是給大爪哇和小爪哇 (Java Maior e Menor) 皇帝馬塔蘭 (Mataram) 的。和公函一起，總督還給了我一張路線圖。因所有出行事宜都已商榷妥當，並已告知船長若昂·德·莫拉 (João de Mora)，我們祇須從甲米地 (Cavite) 港口出發即可。到了港口，得知船隻四天後才出發，我便去拜訪了德斯考索斯修道院。

這些日子裡不乏有人勸告船長和導航員最好留在港口避過這一帶海域最可怕的滿月漲潮。其實不用提醒，船長和導航員也很清楚它的威力，但命中注定，一些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啟程，而我的經驗告訴我，應盡量避免類似的情形發生。我為這樣的勉強上路感到忐忑不安，心臟劇烈地跳動，似乎預示着即將到來的坎坷和危險。但最終我還是屈從指令，不情願地踏上了航船。值得安慰的是有五名神甫與我同行，其中包括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科·阿爾梅拉 (Francisco Armella) 的加泰羅尼亞修士、耶穌會執行聖禮的佩德羅·阿爾貝托 (Pedro Alberto) 和湯瑪斯·羅德里格斯 (Tomás Rodrigues) 牧師，還有另外兩名也去澳門的神甫。法蘭西斯科·阿爾梅拉欲抵達澳門後輾轉印度，最後回西班牙。如我所說，有了他們的陪伴，我欣慰許多。為了躲避滿月漲潮，我們於1638年10月13日從甲米地港口出發。航行的第三天就遭遇了一場強暴風雨，被迫駛向伊羅戈 (Ilocos) 島，在阿布拉·德維加 (Abra de

Viga) 靠岸。在那裡修整斷裂的桅杆和支離破碎的船帆後，我們立即重新上路，因為阿布拉·德維加港口過於開放，任何暴風雨都可能來襲。這種情況下祇能將所有希望寄託於船錨，如果它無法貼地，我們的船將粉身碎骨，到時候祇能生死由命了。

在對所有危險作了一番估計之後，我們頂着劇烈但還可以承受的大風揚帆出海了。然而，按照航海術語，我們是逆風行駛，極為吃力。一方面，船的航行速度緩慢，另一方面，隨着滿月漲潮期的臨近，天氣越來越糟糕。導航員下令將中桅帆放下，並將大炮擱置在安全的位置。這些大炮因為帆船劇烈搖晃挪了位置。防範措施一切就緒後已經是我們離開阿布拉·德維加港的第二天了。凌晨兩點，一陣北風夾雜着閃電、冰雹和暴風雨向我們襲來，經驗豐富的船員說這是一種威力極強的颱風。根據導航員的計算，它將我們沖向拉普拉塔島 (La Plata) 的沙洲。因為灘淺且匯集了從東埔寨而來的激流，這一地區非常危險，吞沒過無數航船，即便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穿越它都極為費力。強風肆虐，我們越接近沙洲，漩渦和變幻莫測的海浪就越猛烈，船兒上下顛簸，將我們變成了雜技演員。

獲外援無望，船上所有的人都竭盡全力以求自救。因為擔心帆船無法承受滔天巨浪的撞擊，持續不斷的搖擺和主桅杆的晃動很可能使之斷裂，而我們也將葬身海底，眾人立即着手給船減壓，將大炮扔入海中，同時在甲板右舷整理出一塊空地，用於安置馬尼拉總督送給澳門總督堂·塞巴斯蒂昂·洛博·達西爾韋拉 (Dom Sebastião Lobo da Silveira) 的幾匹馬。馬匹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被海浪前前後後不斷抽打，數小時後便死了。我們將它們的屍體扔入大海，船的重量便減輕了許多，能更好地抵禦風浪。我們能死裡逃生，除了老天幫忙，還得益於船員小心翼翼地駕駛以及一些葡萄牙籍乘客的挺身而出。船員都是印度人，在與海浪抗爭多日後都極度疲憊，葡萄牙乘客的加入填補了船員人數的空缺。他們之

中有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科·佩雷拉·達·庫尼亞 (Francisco Pereira da Cunha) 的基督騎士團騎士，他結束了在索洛爾 (Solor) 都督轄區的任職後，搭船去印度，卻因為天氣原因滯留馬尼拉港口，於是和我搭乘了同一艘船，欲前往澳門，最後到果阿。這位紳士非常勇敢，盡心盡力，不是幹活就是鼓動士氣和協助船員航行。他是除了上帝以外對我們獲救幫助最大的一位。

帆船搖晃得如此劇烈，以至於即便牢牢抓住任何一處也無法穩住自己。我們從右舷被甩到左舷，又從左舷到右舷。持續的搖晃令我們的內臟也不得安寧，貨艙中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五臟六腑不斷翻騰，眾人嘔吐不止。

就這樣，噁心和痛苦伴隨了我們整整四天。最後，上帝終於大發慈悲平靜了天氣。雖然說大海變幻無常，但我們眼看著天氣轉好都欣喜起來，個個感謝上蒼免我們一死。很多人都曾以為死亡離我們就祇有一步之遙了。

暴風雨結束後的第二天，天氣放晴。導航員照常進行了一番測算，發現帆船正接近中國。一天後，我們看到了遠處的山峰。因船上的人都已筋疲力盡，大部分食物也落入了海裡，我們決定停靠距離廣東 (Cantão)<sup>(2)</sup> 六里格 (葡萄牙里，相當於五公里) 的上川島 (Shangshuan)。歷史上許多葡萄牙商人都去廣東做過生意。

上川島因埋葬了耶穌會傑出門徒聖·方濟各·沙勿略 (S. Francisco Xavier) 而聞名。這位畢生致力於將基督教傳入龐大印度帝國的傳教士費盡周折欲抵達中國，我們偉大的主卻在上川島為他光榮的事業劃上了句號。這是萬能的主的旨意，非凡人所能參透。即使是最精明的智者也無法解釋為甚麼上帝不讓他忠心耿耿的奴僕到達中國，而用死亡終止了他的意願。關於之前提及的決定，就在我們即將到達上川島時，海面再次起風，大浪迫使我们轉向18里格外的澳門。但是由於帆船主要桅杆在經歷過暴風雨之後都已受損，無法逆流而行，我們做了較為謹慎的決定：立即尋找一個港口過冬。依照當時天氣情況來看，不

可魯莽行事，因為一旦下弦月到來，風浪將持續數天，處在那樣一種狀態，我們不可能到達澳門。平靜地穿過危險的海南島 (Ainão) 海灣後又行駛了四天，我們停靠在距離交趾支那王國4里格並足以抵擋所有風浪的普羅尚帕羅 (Pulo Champaló) 島。

雖說距岸邊還有段距離，一些當地漁民認出我們的船來自葡萄牙，立刻向我們駛來，出售一些物品和新鮮海魚。船長派兩名隨從帶着一些信件和文件，搭乘其中的一條船上岸，到海防市尋找當地葡萄牙人。他決定在得到這些人的回覆之後再作下一步打算。

#### 第46章

我如何從交趾支那到中國澳門暨關於澳門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早期活動的簡要報告

雖說赴澳心切，我們還是一直等到1639年5月29日才得以出發。帆船是一位名叫迪奧戈·卡多佐 (Diogo Cardoso) 的澳門葡人的，因為負載太重，出港的時候幾乎擱淺，為此我們花了六個多小時的時間敲打灘底一種比浮石更堅硬的沙石。直到我們將甲板上儲水罐裡各自帶的飲用水都倒光，帆船才得以在水面浮動起來。漲潮時我們出發了，但由於風平浪靜，船兒行駛緩慢，這使得大家都有些擔心，因為如我所說，我們將自備飲用水都倒進了大海，儲水罐裡剩下的那些不足以滿足旅途所需。除了缺水，還有另一個問題困擾我：鑒於我們出發得晚，帆船又行駛緩慢，到了澳門很可能搭不到南下的船，因為在那樣的信風季節裡，船都早早離港了。好在上蒼眷顧，我們於6月12日，那年的聖靈降臨節，到達澳門。

到達後，得知所有的船都已離港，我並未洩氣，因為天氣使然。在兩位接船的教友陪同下，我去了聖奧斯定教堂。<sup>(3)</sup> 第二天，我去拜訪了澳門總督堂·塞巴斯蒂昂·洛博·達西爾韋拉，並將菲律賓總督託我帶給他的公函轉交予他。<sup>(4)</sup> 澳門總督對我說，既然我要在此過冬，那麼就有足夠的時間選擇最合適的路線繼續旅行。與他告別

後，我又處理了一些別的事情，返回教堂。鑒於不得不中斷旅行，我考慮利用這段過渡時期瞭解澳門，走訪一些葡萄牙人在這個遼闊帝國建立的其它城市也未嘗不可。雖然在我之前很多作家都介紹過中國，但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度來說他們的描述顯然是隻字片語了。因此，我相信，讀者不會認為我也就此說兩句是在做無用功，畢竟我來到這個國家、沿其海岸線航行，並在澳門、菲律賓和交趾支那接觸過許多對文學和歷史都很有研究的中國人。

葡萄牙人在華的第一個聚居地是坐落在澳門以北兩百里的雙嶼港 (Liampó)<sup>(5)</sup>。這座城市因貿易繁榮可與印度的主要城市相媲美，但在1542年被葡萄牙駐印度副總督馬蒂姆·阿豐索·德·索薩 (Martim Afonso de Sousa) 和馬六甲總督羅德里戈·瓦斯·佩雷拉·馬拉馬克 (Rodrigo Vaz Pereira Marramaque) 發起的一場革命摧毀。<sup>(6)</sup>雙嶼港被夷為平地，從廢墟中逃出的葡萄牙人南下一百里，移居至漳州港 (Zhangzhou)，在那裡開始新的貿易活動，直到1555年大規模遷至距廣東 (Cantão) 6里格的上川島。隨後，北上入居距上川島六里格的浪白澳 (Lampacau)，並在此處活動至1557年。同一年，在queves(公行)、亦或是廣東商人和廣東總督或都堂 (dutang, 漢語) 的請求下，葡人入居澳門島，很快便在那裡建立起一座美麗的城市，包括雄偉的廟宇和尊貴的住宅。

這座城市擁有一座威嚴的主教座堂、四座教區教堂和包括聖奧斯定、玫瑰堂、聖方濟各和耶穌會在內的四座托鉢僧修道院，另有一家方濟各會的修女院。依照葡萄牙國王陛下的旨意，當地政府由總督、最高行政法院助理辦案員、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和財政部其他人員組成。在澳門，他們生活得跟在葡萄牙一樣安全。

澳門在最初的幾年裡沒有設置任何城牆或砲堡，因為當地人擔心一旦擁有軍隊，葡萄牙人會以這座城市為起點開始征服中國。然而，荷蘭人和英國人卻在1622年帶着強大的水師和戰艦抵達澳門港，企圖佔領這座城市。當地葡萄牙人雖

說為數不多，卻在奴僕、傭人和妻子的協助下，以僅犧牲數個奴隸為代價，殲滅了八百名荷蘭對手。這些荷蘭人原本可輕易地將澳門歸為囊中之物，但過份貪婪導致他們在洗劫活動的分配上與英國人產生誤解，最終被自己的妄自尊大嘲弄，倉皇而逃。

考慮到所發生的一切，廣東省巡撫向中國國王(皇帝)稟明實情，並強調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均為良民，與海盜般的荷蘭人相比，他們在華除了貿易別無其它圖謀。若讓荷蘭人佔領澳門，他們很可能繼而擾亂整個中國海域，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有鑒於此，清王(皇帝)下令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構築他們認為必要的防禦設施。

#### 【註】

- (1) 曼里克於1637年9月抵達馬尼拉。
- (2) 上川島至廣東實際距離還要大些，因為上川島距離澳門已將近80公里。
- (3) 澳門聖奧斯定教堂建於1589年。
- (4) 當時正值伊比利亞聯盟末期，由此可證明從馬尼拉向澳門寄送公函的真實性。
- (5) 有關雙嶼港的史實最近在中國相關歷史資料中被證實。
- (6) 雙嶼港實際於1548年被摧毀。

朱文雋譯

